

<<寻找白玫>>

图书基本信息

书名：<<寻找白玫>>

13位ISBN编号：9787513309622

10位ISBN编号：7513309620

出版时间：2012-12

出版时间：新星出版社

作者：白晶

页数：223

字数：168000

版权说明：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，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：<http://www.tushu007.com>

<<寻找白玫>>

内容概要

主人翁在面对人生的重大变故——离婚之际，一个叫路一鸣的男人突然到访，为寻找与她同名同姓、也叫白玫的他曾经的恋人而来，而她却不是他要找的人。

使她本来混乱的生活更加不堪。

故事由此展开：五天后，路一鸣要上手术台；朋友乔杨自杀未遂；丈夫因为多疑，悄悄转移家中的财产，粉碎了她对他与这份婚姻的绝对信任；“哥们儿”肖朗，却是寻找多年的初恋情人……

<<寻找白玫>>

作者简介

白晶，女，天津作家协会会员。

供职于某报社。

发表长篇、中篇、短篇小说及散文、传记文学、报告文学二百余万字，多篇作品获奖或被全国知名刊物转载。

2003年获天津市文学新星称号；2009年获天津市“职工艺术家”称号。

出版作品有：《爱情跑单》《就恋这把黄土》《方正人生》《大梦飞天》《心的门》《吕雉的战争》《生死流连》。

<<寻找白玫>>

章节摘录

引子 本以为可以静下来，处理发生在自己身边的变故。一件预想不到的事件发生，莫名其妙地将白玫卷入其中。穿行于与自己同名同姓的未曾谋面的女子之间，冥冥中两个人好似有了某种牵连与羁绊。命运中有命运，人生中有生，过去和未来相响相济。白玫的心情无形中撕成若干缕，两条腿艰难地迈着不同的步伐。一时间，搅得一摊命水动荡不安…… 第一天 1 人生中的许多事就像我们手掌上的生命线，握住的只是一部分，而另一部分却是自己无法掌控的。

这不，肖朗的朋友路一鸣专程从河南赶来找白玫，可路一鸣这个名字，她压根儿没有听说过。而肖朗又是白玫的好朋友，这位不速之客于情于理也只得接待。只是，她自己已深陷问题的重围，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不愿意被人打扰。

“你……你就是白玫？”

路一鸣见到她的那一刻，像技艺欠佳的变脸艺人，前一个表情没有撤下，后一个表情已露出马脚，有些无所适从。

“是啊，怎么了？”

他来找她，可两个人照了面谁也不认得谁。

白玫感到好笑。

听他扼要地做完自我介绍，白玫惊愕地重新打量着他。

他说42岁，可看上去足有50岁了。

中等偏上的身材，瘦得像刚从水深火热的旧社会跋涉出来的。

脸上的肉像被刀子片去了似的，由泛着土灰色的皮肤包裹着，颧骨显得格外突出，两颊凹陷得像山间盆地。

若不是深陷在镜片后的目光还算有神，白玫蓦然看到这个人，肯定会被他的样子吓一跳。

他五官端正，要不是因为脱相得厉害，也还算是蛮精神的一个人。

“肯定是哪儿出问题了。”

路一鸣虽然这么说，眼睛却一直没有从她的脸上挪开。

“我从来都不认识你，也不是你要找的白玫！”

为了不怠慢肖朗的朋友，她尽力让自己耐心些，态度上也热情了几分。

路一鸣情绪低落地说：“25岁以前，我也在天津，后来回河南创业。

肖朗是我拍产品广告时认识的。

听说他在出版社工作，便向他打听白玫，没想到他说跟你很熟。

可一见面，才知道我要找的白玫不是你！”

“提前交换一下照片，不就都解决了？”

“怕你不见我，提前没让肖朗告诉你。

来到你家楼下，才让他给你打的电话。

他的脸上写满了落寞，“知道白玫消息的那一刻，我还想，这小丫头真有出息。

当年那么多文学青年，如今都销声匿迹了，她还坚持在这条路上走着。

白玫打断了他的话，不客气地问：“如果我是你要找的人，你想做什么？”

为什么怕‘我’拒绝见你？”

路一鸣摘下眼镜，撩起毛衣下摆擦拭上面的雾气，声音有些干涩：“有件事纠缠了我很多年，只有找到她，了却一桩心愿，才能平复下来。

这些天，这种想法更加强烈。

否则——我就是死了，也闭不上眼睛！”

他剧烈地咳嗽起来，从口袋里掏出一块手绢捂着嘴，那张没肉的脸憋成了难看的暗紫色。

他收起手绢的刹那，白玫看到手绢上沾有一丝血迹，“对不起！”

他咧开嘴想笑，给人的感觉却像是没有流出泪水的哭。

<<寻找白玫>>

“ 是什么事？
有这么严重吗？

” 白玫预感到这里面一定有故事。

“ 我想还一样东西，它在我手里一天，我就一天不得安宁。
你们做媒体记者的认识人多，要不你帮帮我，看能不能找到她？

” 他掏出一个巴掌大的手绣荷包，因为年代久远，已经褪色。

大团的红牡丹盛开在墨绿色的缎面上，乡土气息浓厚。

他的手指在缎面上摩挲，发出沙沙的响声。

里面的物品时而兀起，时而陷落，像是一个条形的硬物，看不出是什么东西。

“ 我很忙，怕没有这个时间。

” 见他磨磨叽叽，迟迟没有打开荷包，白玫的耐心被磨损得很厉害，便卖起了关子，“ 你不告诉我理由，我怎么帮你？

为一桩无聊的事，浪费了时间和精力，又何苦来呢！

” 他吞吞吐吐的样子，勾起了她的好奇心。

把写作当做生活方式的人，一般都有强烈的好奇心，用他人的生活来弥补自己阅历的不足，丰富自己的写作素材，是许多作家惯常的行为。

“ 对不起，那我打扰您了！

” 他最终没有打开荷包，站起身欲走。

白玫闪开身子，一副请便的样子。

他黯然地走向门边，像被不能接受的事实压垮了一样，眼睛里一片黯淡，走起路来也有些摇晃。与刚进门时的风风火火，判若两人。

2 送走了不速之客，白玫坐到电脑前，即使没有可写的东西，她每天也要写日志，好在写文章时笔头上没有生疏感。

看透一个人，就像费了半天劲才剥开一颗坚果，却发现里面的肉已经霉变，这是非常可怕的。不仅是对曾经美好幻象的完全颠覆，还是对人性里那些弱点的又一次印证。

人，一旦变得不再畏惧，是对这个世界的彻底绝望，抑或丧失了和绝望斗争下去的希望。

哀极衰，衰极败。

而我，还有所畏惧，就像方才来找白玫的叫路一鸣的男人。

他的畏惧，似乎是怕被陌生人窥见到自己的内心；而我，却比他有更为复杂的一言难尽的那些……

电话响了。

白玫有些不耐烦。

写东西时不喜欢被打扰，是每个长于写作的人的通病。

见显示的是肖朗的号码，她恶狠狠地想，你这家伙，没打招呼竟把我的住址告诉别人，得好生拿你试问！

刚按下了接听键，肖朗沙哑却不失磁性的男中音兴冲冲地招呼：“ 哥们儿，出来喝酒吧！

” 自几年前相识的那刻起，肖朗不容分说地喊白玫“ 哥们儿 ”。

一个女人家被一个大男人“ 哥们儿，哥们儿 ” 地叫，跟他接触时，她感觉自己的性别意识也有些淡化了。

她是性别意识比较强的人，从不认为做女人有什么不好，也清楚哪些事自己做得来，哪些事永远与自己无缘。

而对横在女人头上的种种不公，她总会暗暗地不服气——我们已经让了那么多步，干吗你们还要步步紧逼？

为了把持住自己所拥有的那点尊严和权力，我绝不能做隐忍的奴隶！

想归想，只要不触犯她做人的底线，也都会委曲求全。

白玫总觉得肖朗跟一个叫林书豪的人长得很像，唯有身高比林书豪要蹿得猛一些。

肖朗听她说后大笑起来说，你哪天把他叫过来，比一比谁更像谁。

林书豪是她上高中时认识的一个人，后来没有了联系。

<<寻找白玫>>

“路一鸣来找我了！
我可不是他要找的白玫！”
”她说。

“怎么，你不是白玫？”
”肖朗被自己的失口逗得几乎笑喷了，“嗨，瞧我这张破嘴，老漏风。
他要找的白玫不是你吗？”

他的话使她忍俊不禁。
他是个开朗乐天的人，总会在不经意间搞一些小幽默逗她发笑，在交往的朋友中，也是令自己备感舒服和开心的一个原因。

“同名同姓不同人！”
”“得，看来有麻烦了！”
”“在网上‘人肉搜索’，岂不更容易？”
”“一鸣不想这么做，怕对白玫是一种伤害。

咱们见面谈吧！”

除了必须的应酬，对一般的聚会聊天，白玫没有多大兴趣。
那些酒席上的话，酷似被酒精腌泡久了的“山参”，营养都泡出去了，推杯换盏、嘻嘻哈哈地看似热闹了一场，却什么也品不到，倒是孤独了。
对能聊到同兴趣上来的朋友，她却很少拒绝。

她欣然答应了肖朗。

3 离小区还有一段距离，肖朗把车子停下来。

以往白玫还会心虚地解释，小区路窄，不好调头！
她之所以那么说，是因为和子枫的父母子枫的同学“貌似”住在一个小区，不得不慎重。
这次她什么也没说，肖朗自行这么做了。
她有些不好意思，好像和他做了什么不清不白的事，不暧昧也显得暧昧了。

几年前，同肖朗聊过书稿后他送白玫回家，那时他们刚认识。
正遇见子枫和“貌似”从楼里出来。
她给他们作介绍，子枫盯了肖朗一眼，什么话也没说。
倒是“貌似”给她一个台阶，凑上来跟肖朗握手，令她很没面子。
子枫回到家，气哼哼地说，你怎么什么人都敢往家领。
她很气愤，不知他为什么会这么想，又不愿跟他争辩得面红耳赤，怕隔音不好的墙壁，会把吵闹声传到楼上去。

“貌似”是子枫的大学同学，真名叫李明义，两人交情甚笃。
刚认识时，听他说话时爱带“貌似什么什么”的口头禅，觉得有趣，白玫就给了他这个绰号。
两家都动起买房的心思时，“貌似”说，要不咱们就买在一个小区吧，我经常到国外搞港湾设计，一走就是大半年，家里有什么事你可以替给我照顾。

子枫觉得主意好，便跟白玫说，儿子蛋蛋和他女儿同龄，可以作个伴儿。
白玫却觉得相好的两家人，不应离得太近，就像两个极接近的物体时间长了总会有摩擦一样，所付出的代价就是多年来的情谊。

而“貌似”的妻子刘媛，白玫一见她把嘴唇画得像刚吸了鲜血，浑身就起鸡皮疙瘩。
看两个男人兴致很高，又不好说什么，只得随他们去了。
出人意料的是，子枫把房子买到了他父母的小区，而“貌似”却把房子买到了子枫家楼上。
由于性格差异，两家的女人她和刘媛不常串门，两家的男人和孩子却有不把彼此的门槛踢破不罢休之感。

“一鸣五天后做手术，也不知道能不能下手术台！”
”白玫想起路一鸣咳血的手绢，问道：“他得的是什么病？”
”“是肺病，具体有多严重只有等手术结果出来才能知道。
这几天最好能找到白玫，给他一个安慰！”

<<寻找白玫>>

”肖朗又叮嘱了一句，“我明天出差，三天后回来！

你替我多担待吧！

”走进小区，一窗子一窗子的灯光被瞌睡人的眼捻灭了不少。

白玫的身影，被昏暗的路灯在冰冷的地上不厌其烦地拖来拽去。

光线来自不同方向，身影前后左右杂乱地交错变换，一会儿拉长，一会儿缩短。

高跟儿鞋哒哒地敲着路面，很似叩在包了一层硬壳的绝望的孤独上，不堪重负之感袭上她的心头。

刚进门，一团黑影“呼”地跳过来，冲她吼着：“还没离呢，”他的声音又忽地放小了，“你就沉不住气了！

不给自己留条后路，只能是一条死路！

”没有任何防备的白玫，着实吓了一跳。

按亮厅灯，看到子枫一个人在家，通红的脸上酒意很浓。

蛋蛋如果不到奶奶家去，当着孩子的面儿，子枫说话还是有所顾忌的。

这段时间，他常酒不离口，想必内心有苦，只能借酒消愁。

从子枫音调的变化，不用说楼上的“貌似”已从国外回来了。

家丑他可以跟“貌似”说，却不愿让刘媛知道。

对“貌似”家的事也是如此，他只说人家的高兴事，糗事对白玫却闭口不谈。

常常是“貌似”一走，刘媛和女儿搬到婆家住，他一回来，全家也跟着搬了回来，从楼顶上发出的动静就能猜到。

白玫奚落子枫说，叫你非把房子买一块儿，这下好了，连大声放屁都不敢了！

可遇了今天这种事，也得顾及脸面，毕竟刘媛那张嘴不是好嘴。

白玫什么也没说，径直向卧室走。

这间屋子是朝阴的，透过前面的两排楼宇能隐约看到几百米外的河堤，堤的那边是条大河。

说来也怪，刚搬进这套房子时，她挑的是朝阳的那间小屋子，坐在那里却毫无写作状态，更找不到拿捏文字的任何感觉。

作家萧红说，她一想写东西时，天上就乌云密布。

或许作家只有在阴霾的氛围里，才有极度被压抑的不吐不快的文思。

白玫也觉得坐在洒满阳光的屋里，思绪的雾霭有一种被人洞穿的感觉，被人偷窥的局促扰得心神不宁，这种状态中哪还能整出文字来！

便把阴面这间稍大的房间，做自己的书房兼卧室。

她写东西时，子枫总爱踮着脚悄悄潜进来。

蓦然回头，望见身后举着的一张脸会吓一跳，思绪也像鱼儿刚抓到手便转眼滑脱了。

这种感觉使她非常不爽。

见她惊魂未定的样子，他不屑地把鼻子一哧：“做了什么见不得人的事，干吗怕我看？

”“你又不是不知道，我写作时就怕打扰！

”“我只知道，做光明磊落的事是不怕人的！

”子枫在任何状态下都能心无旁骛地做事，便认为白玫也会跟他一样。

他是搞建筑设计的，拿到硕士学位后来到建筑设计院工作。

他的刻板、理性与她的灵动、感性，像设计图纸与文字编织一样，是思维里的两重天。

以前，白玫认为不同的性格与思维方式可以互补两个人所短，现在看来就像水与油一样难以调和。

以前，她还曾设想被反对伪科学的大师何祚麻终结的王洪成“水变油”的神话，可以在自己和子枫间兑现，虽不能举案齐眉，也可以相偕终老，现在却觉得真不是件容易的事。

“这婚一天不离，我一天都无法忍受，你还是在协议上把字签了吧！

”子枫说。

她被刺痛了，冷冷地回击：“你是不是早有预谋？

否则，怎么会做出那件事来？

”她把“那件事”说得很重，暗示自己为此一直耿耿于怀。

半年前，因为“那件事”被她揭穿，才对他说了离婚的狠话。

<<寻找白玫>>

冷静下来，为了儿子蛋蛋，也为了入一门，出一门不是儿戏，她才闭口不提离婚的事。想不到，他不但没有悔意，这几天却把离婚挂到嘴边，而且越来越变本加厉。

“是你放着好日子不好好过，不往正道上走！”

”他说。

“我怎么了？”

” “你自己知道！”

” “问题是我不知道！”

” “扯谎的人，为了不被揭穿，会使出浑身解数自圆其说。

你那点小伎俩，骗得了谁！”

”他向卧室走去，魁梧高大的身子有些不似他这个年龄的佝偻。

.....

<<寻找白玫>>

编辑推荐

也许每一个人，曾经都有一段刻骨铭心的爱情：一如白玫瑰花语所代表的纯洁、高贵、天真。所以，寻找那个叫白玫的人，也许就是一个借口？
无论是主人翁，还是读者，真正要寻找的，也许是一段记忆、一个真相、一个丢失的自己。

<<寻找白玫>>

版权说明

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，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:<http://www.tushu007.com>